

● 当代英国文学丛书

打死父亲

【英】约翰·韦恩 著
刘凯芳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DA SI
FU QIN

打死父亲

当代英国文学丛书

徐霞村 主编

【英】约翰·韦恩 著

刘凯芳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John Wain
STRIKE THE FATHER DEAD
Penguin Books 1967

打 死 父 亲
〔英〕约翰·韦恩著
刘凯芳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1.625印张 2插页 230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60

书号: 10368·119 定价: 1.75元

强壮的要欺凌老弱，
不孝的儿子要打死他的父
亲。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①

① 莎士比亚剧本。

第 一 部

阿尔弗雷德

我决不是一个随便怀疑同事的人；不过，回想起今天下午副校长拉住我谈话这件事，我总觉得他的动机未免有点虚假。

校评议会^①今天开会；我这个人一向饮食有节制，下午二点半开会，在我全无所谓；可是，校中有些教授显然就受不了^②。我也知道，在大学里，就象在以前的修道院里那样，人们在进餐时总喜欢喝上几杯酒，吃几道菜，这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不过，照我看来 这传统如今已不可多见。如果说仍有存在的话，那也仅仅在那些好客而贪杯的老牌大学里才可见到。象我们这所创建于十九世纪的学校，其办学目的只是为了给这个工业城市的居民多少带来一些文化上的光明；我们特有的传统是简朴勤奋，甘于清贫，这是我们应该牢记在心的。老实说，我们的薪金并不足以使我们能窖藏多少葡萄美酒；同时，按照我们的道德标准，即便是偶而大吃大喝一顿，也未免有悖情理，与学校的气氛很不相称。

① 英国一般大学的校长均由社会知名人士担任，但仅挂虚名，日常工作由副校长负责。校评议会由教授组成。

② 指会议时进餐，吃得过饱，容易疲乏。

我们生活的内容是在坐满了学生的课堂里上课，每天乘电车往返于住所和学校之间，竭尽全力向那些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灌输文化，或者至少是构成人类文化基础的精确知识。

“这儿不是阿波罗神的光顾之地。”^①但也许会得到信使神^②的光临吧，无论如何，酒神在这儿是没有立足之处的。

这些年来，我就怀着这种思想，看到有些同事在下午开评议会或院务会议时的那种神态，我觉得既难过又好笑。他们为了使自己不打瞌睡，一个个进行着英勇而艰苦的斗争，还谈得上什么集中注意力！尤其是那位数学家巴克，平时他大白天就总是睡眼惺忪的（我知道，他大部分工作总放在夜里做），午饭后要他坐在那儿开会，那模样看起来真是可怜。他的眼眶四周准会发黑，胖胖的面颊耷拉下来，仿佛脸上的肌肉都散开了；尽管他竭力支撑，可是他的头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往前磕。要是碰巧我坐在他身边，我总是时时拍一下他的肩膀，免得他睡着；可是有些人就故意让他去大打呼噜，这是由于漠不关心呢，还是出于好意（这当然是不妥当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还是言归正传吧。上面几句话仅仅是为了着重说明，在开会时我没有思想开小差的习惯；事实上，在我担任古典文学教授的三十年中，我曾在决定各项行政事务、经费开支的问题上，为我系赢得了不少次胜利，这一成绩应该归功于我开会

① 英国诗人安诺德（M·Arnold 1822—1888）的诗句。阿波罗神，源于希腊神话，主管光明、青春、音乐、诗歌等。

② 信使神，主管商业、道路等，为众神传信。

时头脑清醒、思路敏捷，而这种头脑清醒的状态又与我饮食上的节制有关。英国语言教授马塞逊老是暗示要同我们大干一仗，尤其在图书馆经费问题上，更是如此。可是一到正式交锋时，得胜的往往是我。这是因为那位先生午饭时总离不开牛排和黑啤酒，到开会时，他便没精神了。如今，和希特勒的这场战争已经打到第三年，牛排自然是没有了，可是他的胃口依然极佳，午饭仍然是吃得过了头。

不过，我得承认，今天下午的会议却使我觉得有点难熬。讨论的问题与本系关系不大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好几回发觉自己的思想竟在开小差。有一次，副校长不无突兀地问了我一句：“科尔曼，您看怎样？”我猝不及防，只得请他把问题重说一遍。我发觉有几位同事望着我，眼神颇有几分诧异。在那之后，我决心不再让人看出我的思想不集中，便强迫自己注意议题的每一细节，时而提出一两个问题。糟糕的是，有一次我竟然问到了不相干的事情上；我没有弄清讨论的中心。尽管马塞逊每次开会都要出这样的岔子，可是看到我这回竟也出了错，他自然很有些幸灾乐祸。他假作关心地微笑着，身子往前靠了靠，随口说道：“恐怕科尔曼对我们讨论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吧。”我当然很难堪，脸一下飞红了——我人不胖，平时并不容易脸红——他望了望我，又微笑了起来。不过，尽管他这样厚着脸皮来找岔子，我自信能克制住自己，我没有理睬他。在散会的时候，副校长伸手挽住我的胳膊——我很不喜欢这种动作——一脸的虚情假意显而易见，他说：“科尔曼，有空吗？我想找您聊一会儿

呢，到我那里去坐坐，好吗？”

我同意了，不过并没有学他的样，模仿着年轻人那种随便的口气来说话。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作为副校长，雷诺克斯并不特别年轻；不过他总比我小十岁。我有时觉得，或许正是由于我比他年纪大，才使他在礼节上找不出恰如其份的方式来同我打交道。

我们走进了他的房间。他坐了下来，摆出一副随便聊天的神气，还向我敬了支烟；不过，照理说，他早该记得，我这个人在晚饭前是不抽烟的。

他先问了几个有关系里事务的官样文章式的问题，我明白，这不过是引子罢了。随后，他俯在办公桌上，朝我凑过身来，两眼紧紧地盯着我——他一定以为自己脸上那副表情是够“诚恳”的了，他说：“科尔曼，今天下午您象是累了。”

“真的吗？”我说话的语气，尽量不露出我的不满——我认为他这句话过于唐突。如果说我是累了，那么这些年来，巴克和马塞逊又怎样呢？不过，我还是一如平常，捺住性子看他还有什么话要说。

他若有所思地瞧了我一会儿，然后说：“您知道吧，科尔曼，学校里象您这样老资格的教授，大概就只有您从来没有请过假了。”

“我到这里三十一年了，既没请过病假，也没有用过七年一次的休假年，”我说，“平时的假期已经够我休息，够我搞些学术研究了。”我口吻中确有几分自负，我想这并不

过份。

“不错，”雷诺克斯说，“真不明白您是怎么支撑得住的，真是超乎常人。”

“一点也不，副校长，这并没有什么超乎常人的地方。这些年来，我既不觉得自己的工作轻松，也不觉得它繁重得无法承受。幸运的是我一向没有什么病痛；因此我总认为，只要一个人身体健康，就应该能够——”

“对极了，”他打断了我的话，似乎是想把这个话题岔开，“不过问题是，科尔曼，很少有人能象您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工作，既不到外地换换环境，也没有请病假，学校里就只有您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工作岗位。”

“我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如此，”我不无兴奋地说，“目下学术界有一种风气，我实在不敢苟同——发疯似地乱跑，周游世界，到处讲学，教授实际上成了——”

回想起来，我当时一定生了气，说话不觉有点过了头；否则我是不会使用“发疯”、“乱跑”这类苛刻的字眼的。不过就在这时，他又打断了我的话，他象是要防止我说出什么毫无必要的过头的话来。

“是的，您有您的看法，”他说，“有人认为外出旅行，应邀出访讲学于工作有利。您从不外出，可是工作却无可挑剔。不过，科尔曼，您和我都明白，世上除了工作之外也还有别的事能使人身心交瘁呢。”

听到这句话，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那么，这五分钟“闲聊”的目的即在于此了——他找我是想谈杰里米的事。

“您的意思我明白，副校长，”我说——没有必要坐在那儿等他先开口了。“您指的是我儿子，对吗？”

他定定地瞧了我一会儿，我知道，他那种沉着的眼光常常只是为了要打动别人才装出来的；不过，这一回，我却分明感到其中多少包含着一丝真实的感情。

“是的，科尔曼，自然是这件事，”他说。“我早就考虑是否要和您谈一谈，可是又觉得无话可说。”

“那么，现在是有话可说了吗？”我问。

“是这么一回事，”他又朝我望了一眼。“校中同人都知道这件事使您十分为难。这几年来，您精神上负担一定很重。自然，有的人对此类事可以耸耸肩膀，一笑置之——自欺欺人地装作毫不在乎。不管怎样，我想，在孩子自己看来，他总会觉得幸福愉快吧。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过份的，哟，触犯法律的事——”

我本不想打断他的话。就他的标准来说，他已算是作了最大的努力。我也真诚地相信，他是出于一片好意。可是，此刻我却按捺不住。

“幸福愉快？”我说，“您认为他会幸福愉快吗？”

“唔……我是说，照他自己的看法。”

我摇了摇头。“不，”我说，“不会的，那不可能。我懂得如何使生活臻于幸福。你我都明白，这正是我们在校中终日循循诱导的内容之一，幸福在于刻苦工作，克服种种困难，为社会尽责；在于行为端正克己，无愧于自己的良心。请问，雷诺克斯，我儿子所过的那种生活和这些优良品质可有一丝

一毫的共同之处？他在外逛荡了这么些年，我真不愿去多想它。”

他抬起头，象是有什么话要说，可是又强咽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道：“嗯，科尔曼，涉及到您个人感情方面，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这件事牵涉到你们父子二人，自不必说，看到您的痛苦和失望，我，以及您所有的朋友，都觉得十分难过。作为学校副校长，我所要说的只是大家都对您十分同情，要是您想休息几个月，我们很乐意为您安排，薪水照发，什么时候都行。”

也许我本应感激涕零，可是令人难解的是，这个提议却使我很不痛快。我觉得这也体现了现代那种马虎随便的态度：你儿子不学好，没出息，我们十分同情——给你几个月假休息休息吧。干什么呢？到哪个讨厌的海滨去疗养，一边在沙滩上散步一边顾影自怜？我自幼就懂得应该勇于忍受生活的磨难，不要指望别人温情脉脉的安慰，我至今仍然信奉这些老派的原则。不管个人遇到了什么不幸，不管他心情多么不快，他都没有理由丢下自己的工作。

“感谢您的一片好意，副校长，”我对雷诺克斯说，“谢谢您，不过我并不想离开岗位，再过几个星期就放暑假了，我准备先在家里工作一段时候，等一篇著作脱稿，然后就和舍妹一起外出度假，可能会到爱尔兰去。十月份我会准时回校上课，这三十一年来我年年如此。”

“自然，要是您不想请假……”

“我不想请假休息，”我说。为了使他不致觉得尴尬，

我尽可能装出一副笑脸，对他的好意道了谢，然后便告辞了。

自然，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就副校长那方面来说，我已经把话说明白了——毫无疑问，他和我都把这次为时不长的谈话看成是一种躲闪不了的难题，我们反正迟早总得谈出来。不过，这一插曲自然也把往事引上我的心头，我再没有心绪去思考其他问题了。这并不是因为我空闲得无事可做，我正在拟考题，那是立刻就要付印的，尽管我坚决地回到了办公室，取出了材料，可是没有用，我坐在桌边瞧着材料直发愣。

过了一会儿，我便丢下了材料。意志再坚强的人也得学会在适当的时候略事休息。还不到四点钟，我本可以去休息室喝点儿茶，然后搭公共汽车回家。早些去，车子不会太挤。可是，我现在却本能地避开了休息室，我只是不想同别人搭讪。在平时，我是决不会这样感情用事的。因为与同事们的适当交往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也是我们道义上的责任。不过，今天我觉得破一次例也不算为过。

下了汽车之后我便一路走回家。家门口那条街绿荫复盖，宁谧安静，我觉得自己心绪好多了。我有点指望能恢复心境的平静，晚饭后说不定还能再做点事。不过，或许是我自己尚未完全清醒吧，总之，我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原指望晚上再也不去想杰里米，可糟糕的是我无意中竟在艾莉诺面前提到了这件事。

她端来了茶和饼干，我们朝着窗外花园坐了下来，下午的天气很好。我这位好心的妹妹一定想用这半个小时的时

间，同我细细商量一下去爱尔兰度假的事，她早就盼望着到西海岸去走走，觉得其中颇有些探险猎奇的味儿；而我原先倒是想再到贝利卡斯尔去一趟，不过艾莉诺一天到晚关在家里，对这种事儿看得比我重得多。我就决心由她作主，不再让她为难。妹妹对我的帮助照顾真是世上少有，我婚后十年妻子就去世了，那时我孑然一身，悲伤得几乎无以自拔。是她担负起我的家务重担，象母亲一样抚养我的儿子，那种献身精神真是堪作世人楷模。

不过，尽管如此，我提杰里米的事还是极不明智的。在某些情况下，男人万万不能让女人自己的想法，即使对最贤惠的女人也不行。我随口扯了一句话便坏了事。在她递给我茶杯的时候，我告诉她说：“今天下午校方对我真是客气得很呢。”

我口气很有几分挖苦的味道，不过艾莉诺为人忠厚，听不出我话中的刺儿，她认真地望着我，等我把话说明白。

“雷诺克斯要我去，”我说，“告诉我校方要给我全薪休假，时间由我自定。”

听了这话，艾莉诺露出满脸高兴的神色。

“那太好了，阿尔弗雷德，”她大声说，“你总算可以有个象样的假期，好好歇一阵子了。”

我知道她是一片真心，可是我又象下午那样，心中烦躁起来。

“哎，哎，亲爱的，”我口气中有点儿不快，“别把我当成是个病人呀。我身体好得很，我觉得平时的休息和消遣

已经足够了。”

“那么你不打算请假？”她显然觉得很失望。

“是的，”我摇了摇头，态度十分坚决，“我觉得没有必要多请什么假。要是我不在，系里的工作怕不容易搞好。”

她没吱声，我以为这事就算告一段落了。有一会儿，我俩都没说话。我把茶喝了，吃了两块饼干（那是艾莉诺自己做的），默默地把杯子递给她，请她再倒。这时，她突然气呼呼地昂起了头。

“你这事可就做错了，阿尔弗雷德，”她口气生硬，满含敌意。二十年来，我还很少听到她这样对我说话，“副校长主动给你假期，你却不肯要，这真是大错特错。”

我大吃一惊，找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只是应了一句：“错了？”

“是的，”她使劲点着头，“错了，你一点儿也不体谅人。”

“亲爱的艾莉诺，”我叫道。我真没想到她会发这样大的脾气，“告诉我，我对谁不体谅呢？”

“你什么人都没放在心上，”她坚定地回答，“你既不体谅自己，又不体谅我，也不肯为学校里的同事着想。”

这几句话可真有点叫人受不了。我忙着想找话申辩，几种说法涌到了嘴边，一时竟说不出口来，艾莉诺便乘机一气说了下去。

“我理解你的自尊心，阿尔弗雷德，”她说，“你就是要让人看到，困难再大，心情再不愉快，你都能泰然处之，

不让工作受到影响。你一向对自己太苛刻，这使你觉察不到你自己有时也真叫别人受不了。你想想看，为什么副校长主动提出让你去休假呢？别人真有那么爱你吗？不，阿尔弗雷德，大家尊重你，我也不怀疑别人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对你的爱戴；可是，我却能断定，学校当局主动提出让你休假，决不仅仅是出于温情。这是因为，近来你心事重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大家都希望你休息一下，免得垮了下去。”

这时我总算镇定了下来，答话也想好了。

“谢谢你，艾莉诺，”我的口气冷冷的，“谢谢你对我的处境说了那么些好话，不过正是在这点上我的分析和你完全不同。你说得不错，雷诺克斯和其他同事同情我的境遇，他们知道杰里米的事使我十分痛苦失望，他们别无他法，只好要我去休息一下。不过，我认为他们还另有目的，你世故不深，心肠太好，看不出他们的用心，我看他们还想要给自己省掉些麻烦。”

她惊诧地望着我，问道：“麻烦？”

“是这么一回事，让我慢慢说，”我说。“请先替我再倒杯茶，好吗？不要太浓。”说实话，此时我根本不在乎茶的浓淡。不过我的看法是，心情再不愉快，在生活细节上还是应该一如平时，这样有利于心境的平静。

艾莉诺忙着替我斟茶，我讲了下去。我觉得这不仅是在同她说话，而且也是在对自己作一番解释。与雷诺克斯谈话之后，我心里想了很多，我想现在把心中的话说出来也好。

“丢脸的事是很特殊的，艾莉诺，”我说，“可以把它

的影响分为两个阶段。当内幕一揭开时，它会令人觉得震惊，觉得难受；接下来，或许相当长时间以后，它就会象苏格兰高原上的雾气一样粘在人身上，慢慢扩散开来。这后一种影响要恶劣得多，这是几个月来我的切身体会。刚闹出事来的时候，尽管对当事人是一种打击，但它至少还是桌面上的事，是有目共睹的。朋友们会聚拢来，在种种小事上对你关怀，使你觉得安慰；他们会想出各种小小的办法，让你知道朋友是靠得住的。我以前尽管很少提及，艾莉诺，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刚出那件事不久，好多同事都对我热心关照，使我深受感动。”

我朝她望了一眼，她低垂着头，象是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一样。

“不过这是去年冬天的事了。近几个月来，事情已到了第二阶段，朋友们聚到了受害者的身边，帮助他承受了那突如其来的打击。然后，等那显而易见的危机过去之后，人们的注意力自然会回到各自的日常事务中去，他们与受害者多少总有了距离。但是，那丢人的事并没有消失，它还在空气中慢慢扩散着。没有人能真的对它置之不理，因为谁都忘不了它。渐渐的，就连受害者最忠心的朋友也难免不受到影响。”

艾莉诺抬起头来，象是想谈些什么。可是我这时候不想让她插话，怕她会打断我的思路，我这些话十分重要，该让她听个明白。

“我的处境需要自己能对问题作清醒的分析。有人会觉

得人还是多多少少生活在幻觉中比较轻松些——正如斯威夫特^①所说幸福即在于不断地哄骗自己，不过我可做不到这点。我必须明白自己的处境。我完全清楚我的同事，我的学生在这件事上对我会有什么看法。我这是扮演了一个传统的可怜角色，儿子造了自己的反。老头子辛辛苦苦想指点儿子怎样处世为人，却不料儿子一下子跑到天边在取笑他。”

“你怎么知道他是在笑呢？”艾莉诺忙着插了句。

“我这是在打个比方。事情明摆着，杰里米早已不用人照管了，要笑要哭有他的自由，但这对我的处境来说却没有什么不同。我在人们眼里成了个有几分讨嫌的可怜虫。还是个古典文学教授呢，生了个儿子都不学好。”

“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她轻声说，快要掉泪了，“别这样折磨自己了，没有谁为了杰里米的事怪你。”

“怪我？自然不，怎么能怪我呢？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人认为我有什么责任。他们只是可怜我——时不时地在心底哪个角落里，他们会觉得这件事对我是个报应，我不老是严于律己，想要以身作则吗？”

“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她又说，口气十分悲伤，“你那种严于律己的态度未免太过份了！”

听她说话的口吻，我本可说她几句，不过我又不想多说了。我不想再受旁人打扰，只要几个亲爱的忠实伴侣就行了。这些伴侣便是书籍，这种朋友最为耐心，人在这种时候

^① 斯威夫特(J.Swift)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作家。